

宫乃泉同志与山东国际和平医院

胡田成

1947 年春, 宫乃泉部长调我到山东第五国际和平医院参加筹建工作。记得那是四月间, 柳条已经放绿, 宫部长就在柳树林中与我谈话, 交代建院任务。他说:

“成立国际和平医院, 便于通过宋庆龄同志、国际救济总署等方面对外争取救济物资, 对内是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, 接收重伤和疑难病症, 同时又是白求恩医学院的教学医院, 还可接受卫生干部进修。吴振国同志负责总务和盖房子, 你去负责医疗工作的筹备。医务人员已陆续在抽调了。”宫部长简短的交代已把和平医院成立的目的、意义、任务讲得清清楚楚。

和平医院建在诸城县境内, 离卫生部约二里路的一个山庄。

1946 年冬开始自盖了四合院草房, 在建房时宫部长经常来指导。病房办公室设在正中, 周围都是病房, 比之部队医院一向利用民房和庙宇、祠堂等是一大改进, 工作方便多了。由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,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以及军区卫生部都迁驻胶东, 和平医院也随之迁移胶东乳山县滕家庄。原和平医院旧地房屋和设备全部让给卫生部直属所 (实际也是医院), 并改名和平医院分院。

和平医院迁往胶东时, 宫部长指示除卫生部一套手术器械外, 什么也不要带。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乳山县滕家庄后, 尽管我们“号”了两家大地主的房子作为和平医院, 但一周之内屋子还是空空如也, 连一张病床都没有。可是一周之后, 以美国海军医院的装备, 三天就把和平医院全部“武装”起来了。其中包括药品、器械、铁床、床垫、病床上用的军毯、铝制五格菜盘, 乃至处方签, 还有不少婴儿成套衣褥包裹。最能应急病人之需的是美制血浆和奶粉。这批物资来源于国际救济总署以及其他方面争取来的物资, 这里浸透了宋庆龄名誉主席的辛劳, 她为解放军争取救济物资做了大量工作。有了这样的装备, 和平医院基本上具备办正规医院的物质条件了, 加上人的因素, 已能够完成重伤和疑难病症的救治、白求恩医学院临床教学和接受干部进修等任务。

和平医院内、外科分开, 还设立了产科和皮肤科。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陶熙医师负责外科, 方春望医师负责内科, 黄志上医师负责皮肤科, 戴挥医生兼管妇产科。病房办公室室长、手术室室长、药房主任、化验室负责人都是由上海正规中专或医学院毕业的护士、药剂师及从部队抽调的医务骨干来担任。一般医务人员多数是

华中医科大学的毕业生。

宫部长对和平医院要求很高，抓得很紧，管得很严，只要能办到的都像正规化医院那样管理。特别是伤病员入院体格检查和书写病史、查房、开处方、以病人示教和实习手术等均要求一丝不苟。宫部长和往常一样，非常重视军民关系并关心地方群众的疾苦。胶东是黑热病流行区，和平医院免费治疗大批乳山县周围和远道而来的黑热病患者，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。所以，和平医院在胶东乳山县时期，无论对部队伤病员、卫生干部，还是对地方的影响都很大。和平医院实际是华东解放区的医疗中心，最高的一级医院。重伤、疑难病症患者盼望能到“和院”来治疗，部队卫生干部盼望能到“和院”来进修，地方病人最耽心“和院”要离开。

1947年，和平医院和分院暂时合并，接收昌潍战役的重伤员，并进行“三整三查”运动。宫乃泉同志与医院住在一个村庄（翟庄？），在这个时期他亲笔写了《目前和平医院工作计划提纲》（共6页，这是一份重要史料，我于1959年1月10日寄交南京军区卫生部），我们基本上按照他拟订的计划提纲办事。

1948年秋，在济南战役时，和平医院驻地离济南约三十华里。因为战争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所以和平医院在宫乃泉同志亲自领导下，敢于摆开阵式，利用医疗技术力量比较雄厚、设备比较完善、治伤经验比较丰富等有利条件，充分发挥了作用。例如我们从潍坊乐道医院搬来了流动X光机，大大提高了骨折等战伤诊断水平。宫乃泉同志还指示我自制滑车和骨骼牵引架，采用牵引固定法治疗股骨骨折，解决了石膏绷带不能解决的战伤复杂骨折、感染、换药及完全性骨折因肌肉拉力而造成的折端错位、重叠和愈后残废，使股骨骨折治愈率大为提高，住院日期大为

缩短，使大批伤员提前重返了前线。在城市建设医院用牵引法治疗骨折早就开展了，但在战争动荡不定的环境下敢于采取这种治疗方法，还是个创举。这时潍坊乐道医院院长张冠增（协和医学院毕业）也参军了，来到和平医院工作。他做了不少交感神经切除、战伤动脉瘤等许多战伤大手术，抢救了许多重危伤病员，使病死率大为下降，治愈率大为提高。

济南解放后，在宫乃泉同志一手创建和领导下的和平医院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，结束了历史使命。和平医院大部分医务人员承担了接管山东省立医院的任务，一部分医务人员、行政管理和政工人员由我带到徐州，作为组织徐州市军管会卫生部、市卫生局和市立医院的主要骨干。

和平医院的创立，是宫乃泉同志忠实地执行陈毅同志的指示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工作。和平医院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那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。从办院结果来看，不仅以它的名义争取了大量的救济物资，装备了医院，支援了部队，而且以和平医院的名义，从上海及刚解放的城市中争取了一些医师到和平医院工作，同时也为从蒋管区刚来不久的高级医师（如方春望、陶熙、黄志上等同志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工作条件，为治疗重伤、疑难病症作出了贡献，为白求恩医学院临床教学和实习，以及高级卫生干部进修等提供了方便条件。这些作用在胶河战役、昌潍战役、济南战役时表现得更加突出。每当我们怀念宫乃泉同志的时候，总是把和平医院的创建及贡献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。我们要继承革命战争时期老前辈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，为人民的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（刘英编 梁春芳校）

（1983年4月18日收稿）